

擂鼓三通

棉中母校复办了

意如香

(三)

用竹篮子载满鸭蛋，也不用捆绑，反单手抓住竹篮搁在车座后面，带到汉口街菜市场里售卖。就这样每天穿梭在棉兰闹市街道上，在汽车缝隙间穿行，习以为常。许老师也在同班同学的成衣作坊里，学习设计女装成衣，接领针线家计维持生计。

后来，另一位家住郊外的王通海老师，也和他们挤在一起，王老师每早从四、五公里外的巴烟郊区，用脚车载着一桶正装椰子油来早市售卖。王老师看到钟老师他们收入微薄，难于维持，就建议他们每天收摊后随他一起到郊外去，收集木瓜等土产品隔天销售。生活胼手胝足，每天往还十多公里路，生计就这样开始了。由于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单身汉教师，要解决每天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，路边的食摊小贩成了他们经常用膳的好去处。家住棉兰的同学与老师们，深知钟老师他们生活清苦，爱之深，惜之切，每每到用膳时间，大家都会热情地强留他们吃饭。那时间，东家吃一餐，西家用一顿的“免费餐厅”已是家常便饭了。钟老师每每回味这段落难的往事，对

那几位热情供膳的好朋友：廖丽容、司徒光铭、罗良有、周金旺、邓中连、萧庆龄、陈银秀、曾富强等等；以及后来鸭蛋生计收盘时，还积欠了一笔鸭蛋款，黄清发同学竟然慷慨地执意不收他们的欠款。回想这些故道心肠的好朋友，一股难能可贵的人间温情，总会流淌在钟老师的心坎里，难于忘怀。

有趣得是，有一回钟老师照例从大巴刹载着一大蓝鸭蛋，横过一条拐弯马路时，突然路旁闪出一个四、五岁的小童，钟老师急忙刹车，不想冲力过大，轰然一声响，车倒人翻，摔倒在繁忙的马路中央，小童没事，奇妙的是，钟老师摔倒后，手里还紧紧地高高托起那一大蓝鸭蛋，翻身起来身体没撞伤，急忙查看那一蓝鸭蛋，竟然大部分完好，只破了五粒，身旁的汽车鸣响着汽笛，一辆接一辆急驶而过。回到早市巴士刹，把这惊险的一幕讲给陈老师听，那小子竟然笑嘻嘻地数落了他一顿：“不成为车下鬼算你命大！”

中午收摊了，那五粒破鸭蛋还没人问津。陈老师向钟老师使了使眼色，竟大大

方方地说道：“把它消灭了吧！”

他们走近路边棵条食摊，把破鸭蛋递过去：“炒棵条两盘”

“五粒一起炒？”摊主睁大眼睛问。“对！五粒炒两盘”陈老师爽快地答道。

吃着那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两盘棵条，陈老师还油头滑嘴地自嘲一通：“我们这些穷教员，还真会享受呢！”

大家都吃着不咸不淡的苦果，你知我知！

另外一些有家眷的前辈教员，他们的遭遇没有比年轻教师好过。钟老师经常清晨遇到陈伟芳老师，他那时已年过半百，矮小的身材破帽遮颜，穿着一条破短裤，脚底拖着一双东洋鞋，两只手左右各拎着一个竹篮子，盛满热气腾腾的糕点。他的一个未满十岁的男孩走在前面，一面走一面喉声沙哑地高喊：“甜糕……烧的肉包……”父子两每天都在烈日底下，汗水盈盈地沿街叫卖，憔悴褴褛的背影，辛酸的遭遇，令人看了心里头不禁一阵酸楚。生活就这样犹如海上浮舟，一路动荡不安。

马素珠老师与丈夫韩逵元（棉华三小校长）失业后为养家糊口，不得已从事养鸡业。当时马素珠老师仿《木兰辞》写了一首《养鸡辞》，道尽了老师们失业后谋生的辛酸：

“唧唧复唧唧，阿珠养阿鸡，不闻鸡儿咯咯生鸡蛋，惟闻阿珠低低声叹气。问你何所思，问你何所忆？我亦无所思，我亦无所忆，昨夜见账单，债主大催账，账单十二本，张张外子名，外子无资本，阿珠无现银，但为生活计，故此做鸡农。东市贩皱鸡，西市贩饲料，南市借现款，北市买木料，朝起五更天，暮宿鸡笼边，不闻儿女唤爹声，但闻锯木钉声响当当，早离茅屋去，卖蛋市镇头，不闻儿女唤娘声，但闻买卖讨价声嘈嘈。勤劳养阿鸡，时间度若飞，热天霍乱病，雨天染伤风，鸡儿百之死，本儿十九亏，亏来见债主，债主坐屋中，账单十二张，欠账百千强，债主问原因，阿珠养鸡欠本钱，只有一身劳力强，血汗当本钱。亲戚闻我欠账来，劝我别养鸡，朋友闻我欠账来，当面骂我呆，同行闻我欠账来，皆道：[啊！

啊！何苦养鸡来？]开我后门院，干我饲鸡工，脱我裙和袜，著我破衣裳，笼中埋粪土，巢中拾蛋三两蓝，回头加减算，算来实惊慌，养鸡十二年，不知经营是亏钱。雄鸡喔喔啼，雌鸡咯咯叫，死鸡硬撑脚，安能辨我养鸡是亏盈？”

在这啼泣声乾，天地无春的年代，更有一些急景残年的老弱病残教员，曲肱而枕，文籍虽满腹，却了无生计，身无盘缠，只好到kasino 赌馆里去充当看守或收纳员。一杰师表，不得已混杂在赌馆里偷生，悲凉无限，看到熟人都遮颜低下了头，为了生计，怪谁？更有一些鞠躬尽瘁的教育界前辈，他们骤遭不幸，有些惨遭追捕，或远离出逃，更多因师老无功，万念俱灰，心神皆碎，含恨以殉地淹没，带着生命的悲壮撒手尘寰，消失在错误的历史长河之中。何时？能重新谱写他们曾经辉煌教育事业的人生旅程——何时千岛大地的方块字又重新启动、飞舞出万紫千红的华夏激情与风采——但愿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……

未完 下期待续